

馬克思主義的

人道主義是否存在？

溫順天著

游麗清譯

過去三、四年來，在中國知識份子當中興起了辯論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關係的熱潮。(註一)一位作家曾經指出，在過去的三年內，就有四百多篇文章論到馬克思主義內的人道主義。(註二)除了評論家所寫的許多論文以外，不少學術研討會亦以此為論題。一本名為『馬克思主義與人』的書亦已面世。(註三)這些辯論亦刺激起某些運動的推行，例如：一九八〇年春，在《中國青年》雜誌內就曾經引起了一場有關「人生意義」的討論，(註四)此外尚有建立「精神文明」，以及實踐「五講四美」等運動。(註五)

本文旨在簡述近年來討論「人道主義」各文的主要內容，俾讀者能稍為了解這些爭論的方向和目的。首先，我們以探討兩種完全不同立場的文章作出發點，一種肯定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存在；另一種則完全否定，最後我們會指出一些學術研習會探討的結果。

第一篇要介紹的是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五日刊登在人民日報，名為「人道主義是修正主義嗎？」(註六)的文章。在過去二十年間，對人道主義是修正主義的批評，不但片面，而且亦過於簡單，這些批評往往打着

「革命」的旗號，而做出種種非法的行為，不僅對馬克思的理論毫無貢獻，反而扭曲了它的真正精神。

接着，作者分別從狹義及廣義去界定人道主義。從狹義方面來說，它是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反抗封建主義及神學理論的文化運動；從廣義方面而言，則指一套思想系統，它主張保障人性尊嚴、人權與自由、重視人的價值、尋求人的全面發展等等。該文的作者就是從廣義的人道主義去探討問題。他說，簡言之，人道主義就是主張把人視作人看待。

他描述了馬克思如何指出资本主義不人道的根由。根據馬氏理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往往與其勞動的成果割離，純粹成為了生產貨財的工具。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罪行，不僅是階級的剝削與壓迫，而更是對整個人類的奴役。因此，共產革命除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之外，最終的目標，就是要解放全人類。馬克思說：「共產主義就是……使人復歸到他的本身和社會上去。」

有些人主張把早期的馬克思著作與晚期的馬克思著作分開，並且說，晚期的馬克思擯棄了早期的人道主義思想。文章的第二部份就是對此種論調加以抨擊。他認為，歷史

唯物論及剩餘價值理論的發展，與馬克思成熟期的著作，都是把他的人道思想建立在真正科學的基礎上，因為這些理論解釋了在人類社會歷史中發展的客觀規律，同時也透露了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人遭受剝削的事實。他又認為，馬克思對人的問題的探討代表了他整個思想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必然包含了人道主義，否則，這個主義就會走上教條主義的道路，變得冷酷和僵硬，甚至可能轉變為一種駕御人的異化形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難道不是曾經受過這樣的教訓嗎？

在最後的一段，他把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人道主義作一分辨；他列出下列幾點，以說明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更具啟發性：

- 一、其他的人道理論都是從普遍和抽象的人性出發，對人類處境缺少了具體的歷史分析，而馬克思主義在探討、分析、和解決人的問題時，則堅持「階級」的思想。
- 二、人道主義者通常漠視了不人道現象的社會根由，因此，他們往往只能對受苦的人寄予同情或給予某種形式的幫助，但無法根除此等現象。所以，這樣的人道主義並不全面。但透過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深刻分析，指出了人對人的剝削是造成不平等現象的主要因素。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掙扎就是要消除剝削和私產的現象，除去一切使不人道現象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因此，馬克思主義可稱得上是最透切的人道主義。
- 三、非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者都是歷史唯心論的信徒，企望以這種人道主義的理想為基礎，去改良人性，取得「永恒正

義」的勝利，以建立一個未來的社會。又或者去找出英雄的形象以及「人類的偉大救主」。而馬克思主義則清楚表明，受資本主義壓榨的無產階級要求解放，它完全拒絕空談「人性」與「正義」，並粉碎一切所謂「救世者」的美夢，強調真正的解放完全是廣大群眾自己的事。

四、原則上，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拒用武力，這一點與某些人道主義者不同。他們認為，「迷戀仁愛」決不能使這世界煥然一新。當反動階級利用反革命力量與人民周旋，意圖建立一不平等體制時，在此情況下，武力革命便是最人道的表現。雖然如此，馬克思主義者既不崇拜亦不迷信暴力，他亦反對濫用武力。

在文章的結論中，他要求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實際內容作更深入的探討。

我們要介紹的第二篇文章是由若水執筆，該文於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刊登於文匯報。（註七）開始時，他描述了自己對人道主義的看法。在這方面，他與前述文章作者的觀感大致相同，他並非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道主義，或者革命時代流行的那一套人道主義，主張「救傷拯危」。他所說的人道主義是一種哲學思想，其本質包含着人、人的價值、互相尊重、人類的利益和幸福、自由和發展的哲學觀人道主義。

接着，若水追溯由費爾巴哈到馬克思時代，及至在馬克思主義本身，人道主義的發展情況。他反對那些將早期及晚期的馬克思思想區分開來的撰文者，他結論說馬克思由始至終都把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與人的價值、對人的尊重和人類的解放和自由連結在一起。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最完整的

人道主義。即使馬克思在某些期間內根本沒有提到「人道主義」的字眼，這亦是由於當時環境所限。他認為：我們不可以由人道主義中總結出全部馬克思主義，相反，馬克思主義却包含了人道主義。我們所擁護的人道主義無非是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或者是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又或者是革命的人道主義。

最後，若水宣稱，我們需要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原因是：我們決心拋棄十年浩劫期間的「全面專政」和殘酷鬥爭；這意味着我們反對封建的階級思想和特權，反對資本主義的拜金思想，反對把人純粹當作商品或工具；就是說，我們要認清人是一切工作的目的，我們要建立並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互敬、互愛、互助，以及建基於友好合作的新式社會關係；這意味着重視社會主義建設中人的因素，發揚勞動人民的創造性和作自己主人翁的精神。

若水在結論中說，倘若有人問：「你是誰？」你便應該驕傲的答：「我是人。」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知識份子只能從黨的理論家周揚那裏獲得支持。周揚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文章中，承認了過去把人道主義評為修正主義是過於偏見，（註八）他自己也寫過這類的文章，其中有些觀點是不正確的，或者不是完全正確的。

周揚續說，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人道主義不同。資本主義以抽象的人性和理論去解釋歷史，即使它能夠成爲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仍然未能稱得上是科學的。但馬克思主義則關懷人的本身以及維護全人類的解放。馬克思主義所說的人是具體

生活在社會中的人，它所言的解放是無產階級的解放。馬克思把費爾巴哈的抽象人道主義改變爲具體的人道主義，馬氏的人道主義乃建基於歷史唯物論上。在此過程中，「割離」思想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最後，周揚解釋了馬克思「割離」理論的發展，並認爲社會主義的社會是使人能各展所長的最佳社會模式。

然而，並非所有作者都像前面三位那樣，對人道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如此樂觀。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六日，人民日報刊載了黃枬森的一篇文章，（註九）他說，經歷了調整和變革之後，部份人道主義的基本思想可以合併於共產主義的理論當中，但小心，人道主義却不能概括共產主義。實際上，人道主義應該接受批評，理由是：（一）它所說的人是抽象的；（二）人道主義的歷史發展就是個人的發展；（三）人道主義的歷史觀違反了史實；（四）以人道主義來解釋今日社會的現象和指導我們的實際活動是軟弱無力的。

王銳生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一日文匯報的一篇文章中，斷言否認有所謂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這一回事。他寫道：「從歷史觀的角度來看，歷史唯物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區別並不在於是否重視人，而在於怎樣對待人的活動與歷史的客觀規律之間的關係。就是說，用什麼哲學觀點來說明人的活動：是用人的物質關係來解釋精神關係，抑或是相反？」

他繼續寫道：「歷史唯物主義的任務是闡明人類社會發展的最普遍規律。而人道主義的基本原則始終無條件地把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福利等放在第一位，以它們作爲檢驗歷史現象的準繩。由此，兩種理論很難說是始終一致的。」（註十）

同樣，楊柄在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光明日報》的文章中，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亦持否定的看法。在檢驗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後，楊氏認為：馬克思主張的分析方法不是從人出發，而是從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因此，他在結論中說：「『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說法在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是找不到根據的。」（註十一）

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之間的關係，在過去三、四年內一直受到學界的研討；在一九八〇年十月間在天津舉行了一次研討會，參加者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家。（註十二）根據報導，在討論人性及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係時，與會者均同意，無產階級鬥爭和建設社會主義，都是為了滿全人類物質和精神上的需要，以及創造環境使人的品質和能力得到全面的發展。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至十九日，在杭州舉行的馬克思哲學史研究員的周年會議上，在辯論馬克思哲學的出發點的問題時，（註十三），有些人認為，它的出發點是人，社會中具體的人；並聲稱，馬克思恩格斯世界觀的發展是從研究一切與人的本身及人類解放的問題出發的。他們引述馬克思所著《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原文說：「我們的出發點是真實、具體、和生活的人……」。

另一些與會人士則認為：馬克思哲學的出發點不是人，而是經濟關係。生產活動是人最基本的活動，決定人本性的因素是人與社會經濟和生產的關係。根據馬克思言論，他們將「人」與所謂「真正的人」加以區別，馬克思所說的人，並非抽象的人，而是具體真實的人，他與物質生產和經濟都有關係。

有些參加者認為，「實踐」才是馬克思

主義的出發點；另外有些則認為是「工作」；最後，有些人以為馬克思哲學的出發點是了解到物質先於意識，社會存在先於社會意識。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七日至廿三日，馬克思哲學史研究員會議在洛陽舉行，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二百多名代表參加。他們從討論「割離」與人道主義在馬克思所著《手稿》一書中的地位來探討馬氏哲學的形成，看看這部著作是否屬於馬氏晚期的思想。但從書中「割離」的理論和人道主義的思想來看，仍殘存着受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影响的痕跡。另外有些人則感覺到，即使《手稿》並不代表全部成熟期的馬克思思想，但其中提到的「割離」和人道主義理論也該是馬氏後期較成熟思想的重要部份。

我們已經扼要地介紹了今日中國知識份子對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之間關係的意見。現在，我們要稍為討論這個主義與西方或基督徒人道主義接觸的可能途徑。關於這一點，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一九八一年九月發表的「工作」通諭中亦引用了一些馬克思的字彙，例如：「割離」、「剝削」、「無產階級專政」等。更重要的，則是在全篇通諭內，教宗都在經濟生產的過程中來闡述人的地位及勞動。「工作」通諭的寫成是為紀念教宗良十三世的「新事」通諭頒發九十周年，在「工作」通諭中，教宗說：

由此衍生了與工作義務相關的特殊權利。這些權利，我們稍後將予以討論。現在必須加以強調的是：工作的人所期望的並非僅是工作的合理報酬而已。他還希望知道有關工作的一切，使他能感受到是『為自己工作』。（註十五）

基於這些從聖傳中所流溢出來的啓迪，教會經常宣揚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以現代術語表現的訓導：「人類活動既源出於人，亦應以人爲其歸宿。人類由於活動，不僅可以改變事物與社會，而且可以多所學習、完成自身、並培育自身的智能，甚至跳出自身的小天地而超越自身。」（註十六）

在討論了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問題後，本人且以輕鬆筆觸發表一點個人的觀感。我相信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含有人道主義在內。從西方來華的訪客，由馬可孛羅到利瑪竇，以至於今日的旅遊人士，大部份都認爲，中華民族是彬彬有禮的民族。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人情味的，任何曾經獲得中國人熱情款待的旅客，都會同意我的感受。爲此，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也該是富有人道精

神的。黨主席胡耀邦曾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三日，馬克思逝世百周年紀念中發表演說；以下是演詞的部份內容：

從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歷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國家的政黨，倘若不因應本身的具體情況與內部因素和國際關係來釐定本身的政策和路綫，她的革命建設是不會成功的。（註十七）

根據胡氏所說，似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推行必需配合國情，換言之，它將會是中國式的。或者我們可以說，中國的人道主義就是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其實，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含有人道主義不一定因爲它是馬克思主義，而更是因爲它是中國的！

（「附註」請參閱英文部份）